

247.5  
331

（台湾）江汉

# 穿黑长袍的隐形女人

穿黑长袍的隐形女人

台湾 江汉

\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4.5 印张 130 千字

1990年12月第1版

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1500

ISBN 7—80534—300—4

I·271(闽)/05 定价:1.85元

浓云密布，月黑风高。凝聚在云端中的倾盆大雨，似乎即将以排山倒海之势，贯泻而下。

夏威夷群岛很少有像这样恶劣的天气，纵然冬天也不例外。不晓得什么缘故，今夜显得有点反常！

对于暴风雨即将袭来的恐惧感，居住在都市里的人倒还能够处之泰然；置身乡村，或者是待在荒岛的人，就会格外的感到心慌。

赵天奎就是有这种亲身感受的华裔青年，他为了职守的关系，必须要在—座孤零零的荒岛上，看守灯塔。

这是一座无名荒岛，面积小得可怜。由于它的位置是在夏威夷群岛系列的最南端，为了便利航行的船只，所以在岛上建立了一座灯塔；除了孤零零的一座灯塔之外，可以说是一无所有。

岛荒人孤，处身在阴沉沉的黑夜里，死守着一座毫无生气的灯塔，个中滋味的确很不好受。

女怕嫁错郎，男怕选错行。谁叫他选中了这份职业呢？！

青惨惨的强烈光柱，透过塔窗，照射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上，似乎在故意炫耀它的威风；并且也能使看守灯塔的人，减弱了对黑夜的恐惧。

每逢夜间看守灯塔，赵天奎都会准备一些酒菜，借此打发漫漫长夜。似乎他对今夜的天气变坏有了预感，而将酒菜准备得更多。当他巡视了一遍海面上的动静之后，便自斟自酌的畅饮起来。

荒夜！孤岛！面对着海洋喝它一顿闷酒，倒也能算另有一番风趣。

他就这样一面自斟自酌，一面哼着正在流行的夏威夷情歌，不知不觉中，已经有了三分酒意。

如果你是一个懂得喝酒情调的人，你会觉得酒喝三分，恰到好处，应该控制自己，停杯不饮。

赵天奎就是懂得这种分寸的人，正当他准备清理桌面时，天空中突地一道霹雳闪电，紧跟着断掉了灯塔内的电源，顿陷一片漆黑。

糟糕！可能是发电机坏了？

赵天奎心里这样想，但他并不太重视这个问题，因为唯恐意外发生，灯塔里面除了发电机之外，还有一套干电照明设备以为辅助。现在发电机既然发生故障，只好去动干电照明的脑筋。

可能今夜他的运气很坏，当他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以后，干电照明设备竟像生锈似的，就是发不出光来。

他想打电话向外求援，不料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”。不知是断了线？还是其他缘故？受话器内竟无半点嗡声；既然没有回声，表示它也坏了！

黑暗的恐惧，现已严重的笼罩了这位华裔青年。这还是他就职以来，第一次遇到的这样意外事件。他感到举手无措，就像从灯塔上面，一下子跌进了万丈深渊！

头顶上空突又出现异声。

赵天奎凝神聆听，不是闪电，不是霹雳；好像飞机，但又不能肯定，似乎飞机的声音不应如此沉重，更不应该这样的吓人！

他简直说不出那是什么声音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有生以来，他从未听过这么可怕的声音！

恐惧感并未完全驱尽他的好奇心，转身来到一扇塔窗前面，伸长了脖子，仰首望向天空。

这一望，差点将他的三魂七魄吓飞了！

半空中出现了一个大火球，好像正在飞坠的殒星，以奇快无比的速度朝下降落。

不！不是大火球，那是因为刚才距离太高；由于现在比较接近地面，所以能够清晰的看出，它是一个圆形的飞行物体。如果只说它是一个圆形物体，未免太过笼统；应该说它的外形就像北京天坛的坛顶。不！从来没听说过，北京天坛的坛顶会飞！

北京天坛的坛顶更不会发光，它却会；而且是橘红色的强烈闪光！

更能令人感到镇慑的，是它随着降落时所发出的风雷之声，山摇树动，震地撼天！

赵天奎吓愣了，咕嘟一声，咽下了含在口中老半天的那口唾沫。

突然灵机一动，他想到了，眼前所见的圆形飞行物体，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飞碟。

飞碟在风雷声中掀起一阵尘烟，终于降落地面。

赵天奎的运气太差，夏威夷群岛系列中有无数个小岛，飞碟偏偏选在这里降落，距离灯塔最多不到一百公尺。

假如换一种想法，不妨认为赵天奎的运气很好：全球四十多亿人口当中，可能不会有另外人亲眼看到飞碟的降落。这比买中马票的可能率，还要低落了很多。

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赵天奎存了这种想法之后，顿将心肠一横，既然碰上了这件奇遇，干脆就看个明白再说。

飞碟所发出的风雷声现已渐渐停止，橘红色的闪光也告减弱；在那昏弱的灯光里但见舱门开启，竟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大活人。

赵天奎凝神再看，那人的身材高矮以及整个外形，看来和地球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，只是身上穿了一件连带头罩的黑色长袍，几乎将他连头带脚裹在一起，根本看不清他的真实面貌。

难道这就是外星人?!

赵天奎感到迷惑，目前正是 E. T. 外星人玩偶大行其道的时候，甚至电影中也出现过了外星人的造型，这位华裔青年认为都不是眼前这个样子的，难道他是冒牌货?!

不！绝不可能！

冒牌货的想法很快被他推翻，因为他是亲眼看见，这位仁兄的确确，是从飞碟的舱门里走到地面的；地球上的人类，绝对没有这种福份被飞碟载了去遨游太空。

那么这位仁兄，究竟算是什么来路呢？

.....

赵天奎的疑虑还未褪尽，外星人现已开始移动脚步，朝着海边走去。

在橘红色闪光映耀下，外星人走路的姿态相当沉着，黑色长袍在海风吹袭下袅袅飘舞，如果单看他的背影，你会误认他是十八世纪天主教堂里面走出来的神父，或者是修女。

那袭长袍从头到脚裹住了他的身子，根本分不清是男是女？

外星人现在是背部对着飞碟，毫不迟疑，继续地向海边行走。

我的天！这位仁兄想干什么？！

距离飞碟愈远，光线也就愈为昏暗，渐渐地，外星人终于在赵天奎的眼界下，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。

风雷声突然又起，飞碟振翼凌空，就像刚发射的火箭一样，瞬息钻入云端深处，不见了踪影。

赵天奎急忙回过头来，再朝外星人走动的方向查看，糟了！就在这极短暂的时间内，他的影子已被黑夜吞噬殆尽！

或许因好奇心太盛，以及促发了年轻人的豪气，赵天奎决定不顾一切，遂即拿了一支手电筒，匆匆忙忙的走出灯塔，顺着黑影消失的方向追去。

荒岛的范围本来就不大，赵天奎顺着那条路线赶到海边，手电筒的光柱照遍了附近一带，结果却未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影。

赵天奎转眼再看，这里是寸草不生的荒岛，四周是汹涌澎湃的海洋，视界内可以说毫无遮掩，黑袍罩身的外星人，怎会踪影全无了呢？

莫非他已跳进了海洋？！

荒唐！荒唐！除非外星人中也有神经病，否则，怎会远从千万里的外太空，跑到这里来跳海自杀？！

荒唐！简直荒唐极了！

除了跳海之外，难道他是？……

鬼！

此时、此地，此情，赵天奎一想到幽灵世界的鬼，不由机伶伶连打冷颤，连他的浑身骨头缝里都会直冒寒气。

稍为冷静之后，有关鬼怪的想法，又被他的理智推翻：慢说有无鬼神迄今难以证实，纵然真的有鬼，恐怕它也没有那么好的雅兴——居然搭乘飞碟来到地球观光。

可是，黑袍怪人的的确确的是在眼廉下失踪了，这应该作何解释？！

……………

想了很久，赵天奎还是寻找不出正确的答案；但是他却决定了应

该采取的步骤。于是急忙奔回灯塔，取出一枚塔内常备的信号弹，引发后升向天空。

灯塔内电源已绝，并又遇上了这样不可思议的怪事，现在发出求救信号，应该算是一种最好的选择。

不到半个钟头，一艘由警方派出的海上巡逻艇，电掣风驰的开到岸边。

两名警员在他们的警长率领下跳到岸上。赵天奎就像见到救星似的，一把抓住了警长的双手，将刚才经过说了一遍。

警艇上亮起了探照灯，摇动着青惨惨的光柱；警长随着它的扫视将整个小岛查看一周，然后将目光移到赵天奎的脸上。

“朋友，”他带着笑容：“在探照灯的光亮下，相信你也看得十分清楚，荒岛上面空空如也，哪里有你所见到的东西呢？”

“不！”赵天奎急得摇着头：“现在当然没有，可是你们未来之前……”

“你看到了飞碟，还有从飞碟里面走出来的外星人；飞碟已经飞走了，外星人却像幽灵般的失去了影子，你说是吗？”

“不错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”

“会不会是你心神劳累下，产生的幻觉。”

“不会，我的精神状态一向非常良好。”

警长笑了，那种笑容看在赵天奎眼中，觉得很不是滋味。

“朋友，”警长拍着他的肩膀；“这里的善后由我料理，你很需要休息，若有必要，我还会将你送到一家设备完善的医院，可以让你好好的疗养。”

赵天奎神情猛的一怔！

简直糟糕透顶！可能在警长的眼中，已经将他看成了精神分裂症的患者。

这种误会当然必须加以澄清，可惜任凭赵天奎喊破了喉咙，警长竟然全不理睬，并且用强逼的手段，将他押进巡逻艇，然后送进了开设在檀香山的一家圣玛利亚疗养院中。

这真是“秀才遇上兵，有理说不清”。

若以赵天奎的看法，他会认为警长才是十足道地的神经病。

警长的精神状态当然是十分正常的，只怪赵天奎今夜的遭遇太过荒诞，太令人不可思议。

但是这种见解若以赵天奎的立场来讲，一点也不荒诞，因为那是不久前才发生的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

这项争执，看来要由疗养院作一证实。经过个把小时的详细检查后，疗养院也是只能证实一半：

赵天奎的精神状态非常良好；但却不能证明他在荒岛的一番奇遇，究竟是真是假？

也许还有办法能够证实另外的一半：将赵天奎交由测谎专家，以最新式的测谎仪器来加以证实。

可惜这又不是疗养院的职责范围，既然证明精神状态无异，当然也就不能留难。

赵天奎像逃离监狱般的，逃离了圣玛琍亚疗养院。经过这番折腾之后，除了自认霉气，并也觉得十分疲乏。灯塔方面的善后，既由警方会同主管单位料理，不如乐得回家休息。

檀市议会顶上的标准时钟，现已报出凌晨三点。

夜深人静，这位华裔青年更会想到家的温暖。他的家座落在檀市的西郊，恰巧距离圣玛琍亚疗养院并不太远。于是决定安步当车，顺便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。

天空中仍旧浓云密布，沉闷得简直令人心烦。

深夜笼罩下的郊区，更是显得万籁俱寂。在赵天奎回家必须经过的路途中，定要通过座落在公路旁边的一个重要机构——美国太空总署附设在夏威夷的一个设计研究小组。由于太空发展现已列为国家最高机密，所以这片区域围墙高耸，门禁森严；里面更是装置了最新式的侦测设备外人难越雷池一步。大门外面还有两名宪兵站岗，雄纠纠，气昂昂。看了这样的气势，纵然你是一个不动任何歪念的人，路过此地你也会胆颤心寒！

人们对司空见惯的事情，应该能够减轻他对这件事情的畏惧；这片区域乃是赵天奎经常路过之地，但却事实相反：当他刚刚转过墙角



之际，竟像遇到鬼魅似的，瞪大眼睛，张大了嘴巴，震惊的险些叫出声来。

过去，从来不曾有过这种现象，而是临时促发，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最令他难忘的目标——穿黑袍罩身的外星人。

震惊之余，他疑为自己的眼睛花了，抬手揉了揉，定神再看……

我的天，黑袍外星人在荒岛海边无端失踪的印象犹新，那样的体型，那走路的姿势，那神父或修女般的背影……

除了他，还会是谁？

再次的看清后，赵天奎终于坚定了自己想法。但是使他更感惊异的是，黑袍外星人居然大模大样的走进了正门，根本无视于两名站岗的宪兵，就像进入自己别墅一样的悠闲。

这里是美国太空总署的一个附属单位，不是别墅。

可能这位仁兄乍来地球，摸错了门？！

不对！两名受过严格训练的值勤宪兵，不是放在那里摆摆样子的。怎会让一个黑袍罩身的怪人昂然而入，而不加以盘问呢？

看那两名标立的宪兵，半点反应全无的神情，仿佛根本没看见，或者是根本没发生有人进入的事情，这又是什么缘故？

难道他是这个机构中的成员？或者是贵宾？

这种想法更加荒唐：一个乘坐飞碟来自外太空的黑袍怪客；另一个是地球上最庞大的太空研究机构。若要两者之间正式有了来往，正式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，那恐怕至少也是两三个世纪以后的事情；在双方还没有发生正式接触之前，根本就是风、马、牛扯不上关系。太空总署怎会有像他这样的贵宾？又怎会聘用像他这样的成员？！

.....

赵天奎愈想愈感蹊跷，他已不再畏惧，更要澄清一下自己心中的疑虑。于是振起了精神，昂首阔步，大模大样的朝宪兵岗哨处走去。

现在的赵天奎真可称得上精神抖擞，就像是赶赴疆场的勇士。

可惜他未得到黑袍怪客相同的礼遇，竟在距离大门还有五、六公尺时，便被两名宪兵拦住了他的去路。

这位华裔青年丝毫不会感到心里不是滋味，并且还暗自庆幸，认

为至少他已得到了一项证实：值勤宪兵不是摆在那里做样子的，更不是睁眼瞎子。

“先生，请你亮出身份。”宪兵很有礼貌。

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，”赵天奎从容回答：“并不是想进去接洽某项公务；只是想澄清一下心里的疑团。”

“不知先生遭遇到了什么困扰？”

“首先我想请问一声：刚才有位黑衣人走进了你们的大门，你为什么不让他出示身份，而任由他长驱直入？”

“你是指多久之前发生的事情？”

“刚才，最多不过半分钟左右。”

“半分钟左右？”宪兵满脸迷茫：“恐怕先生看错了罢？”

“你居然还敢说我看错了?!”赵天奎很不服气。

“的确应该是你看错了，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：至少有两个钟点以上的的时间，已经没有任何人在我们眼前进出过了，这是事实。”

“你说谎！我也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：半分钟前，我曾亲眼看到一位黑袍怪客，大摇大摆的走进了你们的大门。而且我还能更肯定的告诉你：他是三个小时以前，乘坐飞碟在灯塔岛上降落的，一个来自外太空的朋友！”

“什么?!”宪兵瞪大了惊诧的眼睛：“你是说，有一名外星人走进了我们的太空研究小组?!”

“不错，上帝保佑，总算你听清楚了。还要再提醒你一声：我所指的，不是E. T. 外星人玩偶，而是能走能动，一个十足道地的外星人！”

“先生，”宪兵脸上露出了笑容：“你该不会是跟我开玩笑罢？”

“你看我的态度，像在跟你开玩笑吗？”

宪兵目光炯炯的在他脸上扫了一遍：“的确不像开玩笑，可惜很难令人相信，同时我还应该再次的告诉你，在这两个小时之内，没有任何人进出过我们的太空研究小组，我们也根本没有看见过什么黑袍怪客。先生，我认为你应该去休息了。”

“不！你一定要相信我，”赵天奎心里很急：“你们这里是太空发展的权威机构，一定拥有许多科学上的新知识、新机密。既然被我发现

有人潜入，而且潜入者还是来自外太空的朋友，你们实在不应该这样忽视！”

“你是说，”宪兵已经绷起了脸：“我们一定要听信你的满口胡言，才能算是对这件事情予以重视吗？”

赵天奎突地愣住，不由暗自叫苦连天。

敢情，说来说去，两名宪兵还是对他所说的一切，不仅不予理会，甚至根本就是难以接受。

“好罢，”赵天奎觉得非常无趣：“但愿今夜所见，算是我的一场恶梦；如果万一发生了什么风波，而又用得着我的话，我倒是愿意略尽棉薄。”

“我想，不应该会有什么风波发生的。”

宪兵的这句话，更是泼了赵天奎一头冷水。他在无可奈何情况下，只有满怀怅惘的离开此地。

虽然今夜所发生的怪事，乃是赵天奎亲眼所见；但是由于宪、警两方面的人员，俱都不予置信，因而影响到，连他对自己的信心竟也起了动摇：

我真的是在做梦吗？

## 二

笼罩在夏威夷群岛上空的浓厚云层，随着黎明的来临消散殆尽，晨辉普洒，霞光万道，这是一个十分晴朗的早晨。

阴霾象征黑暗；朝霞代表光明。如果引用这种逻辑，来敲定夏威夷群岛今天应该是一个美好的日子，那就会变得非常遗憾！

事实上，今天不仅很不美好，而且还造成了极大的震撼！

这种震撼是无形的，看不见的，甚至所有市民们会被蒙在鼓里；但却很可能蕴孕了一项极严重的危机，随时随地都会替这美丽的群岛带来噩运！

事情发生在上午九点以后，凯尔博士上班后，在他专属的办公室内打开了机密文件保险柜；当柜门拉开的一霎那，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博士，就像遭到雷殛般的，僵在原地动也不动。

美国太空总署在此所设立的这个设计研究机构，就是交由凯尔博士主持。这位老博士乃是当今太空科技发展方面的权威，由他亲手设计的——较“宇宙征服者”太空梭更为精密、更为进步的新产品，现已将近设计完成阶段。不料当他打开了那只精密的保险柜时，原本放在里面的设计方程式以及蓝图等重要资料，竟已不翼而飞！

面临了这样的剧变，在凯尔博士来讲不啻晴天霹雳。这些重要资料不仅是他的心血结晶，而且还关系着美国的国家安全，以及整个地球人类对探讨宇宙奥秘方面的进展。

“不可能！不可能！”凯尔博士激动地不断地摇头：“这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！”

这位老博士还存一线希望：那批宝贵资料也许被他放错了地方。然而经过里里外外的彻底找寻，其他文件一概不缺，唯独丢失了被他视为瑰宝的东西。

“不可能丢失”乃是他的臆断；真的丢失了则是残酷的现实。

这对凯尔博士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，惊慌！失望！额头上突然增添了许多皱纹。

他尽量平静了一下激荡的心情，立刻将此一机构的安全主任，请到办公室来和他单独磋商。

这是一件了不得的机密大事，无论是真的丢了，还是假的丢了；找得回来，或者找不回来，都不能够轻易对外泄漏。

安全主任匆匆忙忙的赶到办公室来，当他晓得事情的真相后，除了感到异常震惊外，并也同样的感到没有这种可能。

抱了这种观点，并不表示他太自信。而是根据常理推断，的确不太可能。

太空总署隶属美国国防机构，设计研究小组又是此一机构的核心，对于它的安全措施定必周密万分，警卫森严只是一个表面而已，机密场所更是布置了示警设备，尤其是那最新式的红外线电视录影，只要有人擅闯重地，就会让他当场现出原形。示警设备和红外线电视录影的控制中心，是由安全人员不分昼夜地轮班监视，昨天下班到今天上班的空档内，控制中心内始终没有发现任何异状，放在保险柜内的重要文件，怎会不翼而飞？！

安全主任站立原地思忖了很久，始终玩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由于这桩失窃案非同小可，经过商议之后，决定向中央情报局请示机宜。

有关国家安全事宜，中央情报局在夏威夷州设有太平洋情报站。既然这件窃案发生在檀香山，为了侦办方便起见，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了太平洋情报站的头上。该站站长雷蒙上校接到命令后，立刻就赶到了现场。

雷蒙上校的年龄现已六十出头，二次大战末期曾被派在中国战区，当时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，如今则已两鬓斑白，由于对情报工作发生了兴趣，至今尚未退休。他在凯尔博士办公室内完全了解了失窃经过之后，竟也觉得这件事情实在不可思议！

“上校，”安全主任哭丧着脸：“现在我已陷入一筹莫展之境，只好请你指示。”

雷蒙上校愣了片刻：“一般性的现场侦查，你也都做过了？”

“是的，包括指纹、足印、现场遗留物一类的细节，在你还未赶来前，我都做过了，结果一无所获。”

“如果你没有任何疏漏的话，那应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”雷蒙上校露出了一丝苦笑：“那我也就跟你同样的一筹莫展了！”

“上校……”安全主任简直想哭。

雷蒙上校为了慎重起见，特地亲自进入控制中心，命人将自昨日下午班至今日上班时间内的红外线电视录影，在他面前重新播放；这位老上校竟不厌其烦的一连看了三遍，结果完全正常，没有见到任何人进入重地。

“看来需要谋求另外途径了，”雷蒙上校十分颓丧：“不妨让我来试试运气，我们之间要随时保持联络。”

说完离去。

凯尔博士和安全主任联袂送到门口，望着雷蒙上校的座车在马路转弯处消失。他们已将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位老上校的身上，但望他有令人惊奇的突破。

流光飞驰，转眼过了三天。

最令凯尔博士和安全主任感到失望的，乃是自从三天前雷蒙上校离去后，竟如石沉大海，不仅无法获悉案情有无进展？甚至根本就沒接到过一次联络性的电话；主动的找他联络，屡次联络，屡次不在。记得离去时他曾关照：“随时保持联络”。这位老上校竟将自己说出的话，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三天来的沉闷，不安，实非局外人所能体会，凯尔博士和那位安全主任，等于是在煎熬中度过。

好不容易等到了第四天的上午，雷蒙上校终于亮相了。凯尔博士和安全主任见到他，就像见到了救星。

“上校，”安全主任急忙趋前：“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进展？”

雷蒙上校没有立即作答，绷着脸；他那满布皱纹的老脸上，就像罩上了一层寒霜。

糟了！看了这样的表情，如果你还并不太笨的话，你就应该知道了大概的结果。

“经过三天来的探索结果，可能要比我们所面临的还要糟糕！”雷蒙的声音异常低沉。

“比我们所面临的还要糟糕?!”安全主任现在满脸疑惑：“难道除了窃案之外，又发生了另外的枝节?!”

“你猜对了，而且是很吓人的枝节。”

“哦?!”安全主任有点心惊肉跳。

“我还可以告诉你，所生枝节实已超过你的想像。”

“可以说得详细一点吗?”

“很抱歉，眼前还不适宜对外宣布。”

“噢!”安全主任望着他：“请问上校的下一个步骤是?……”

“我已订好了机票，准备中午就要飞去台湾。”

“台湾?!”安全主任惊异地：“这件事情会跟台湾牵上关连?!”

“那倒不是，”雷蒙振作了一下精神：“而是要去搬请一位大将，也许他能帮助解决我们眼前所面临的困难。”

“上校口中的‘大将’，究竟是谁?”

“仇振东，他是二次世界大战时，对日情报战中的翘楚，日本间谍闻风丧胆；如果罗斯福事先听信了他所提供的情报，我们在珍珠港的损失就不会那么凄惨了!”

“时代已经变迁，你还对他那么崇拜?”

“至少，我已认定他是办理这件案子的最适当人选。”雷蒙上校看了一下手表：“现在我就要赶去机场，但愿他能帮助我们扭转乾坤。”

凯尔博士和安全主任望着他的身影在眼界下消失。眼前他们所感受到的，只是一阵莫明的迷茫!

### 三

阳明山座落台北近郊，风景秀丽，气象万千；每逢寒梅吐蕊的季节来临时，更是到处散播了扑鼻的芬芳，撩人景象足能令游客们流连忘返！

中午时分，一辆计程汽车将远从千里而来的雷蒙上校，载到了一幢精巧别墅的门前。这位老上校下了飞机，马不停蹄，立刻赶来此地邀请救兵。

经过通报后，这幢别墅的主人仇振东立刻倒履相迎。老友相见，分外亲热，竟然互相拥抱了好一阵子，才双双进入客厅落座。

仇振东要比雷蒙上校略长几岁，两鬓扰白，精神矍铄，尤其那双精光炯炯的眼神，闪动之间，似能洞穿人的肺腑。

略事寒暄过后，仇振东立刻将话引上正题：

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这次你从夏威夷赶来台北，该不会是专程来看我这个老朋友罢？”

雷蒙上校打了个哈哈：“你的眼光实在厉害，一下子就将我的心事看穿了。”

“说吧，我在听。”

“我的职责范围内，发生了一件离奇的案子……”

“好了，老友，”仇振东截断了他的话头：“你想将我搬到夏威夷去献丑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错，我非常切盼你去鼎力相助，请你不要让我失望。”

“可惜你已失望定了，”仇振东面带笑容：“我国有句江湖俚语‘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辈新人换旧人’。现在的仇振东已经失去当年威风，怎会不知进退，还要硬充好汉呢！”

“噢！”雷蒙上校显得有点颓丧。

“老朋友既然不远千里而来，我也不能完全让你失望，如果由我推荐一个人前去助你一臂之力，你会接受吗？”

“谁？”雷蒙上校的精神重又振作起来。



“犬子仇刚。”

正值此际，外面突然传出了洪亮的嗓音：

“老子英雄，儿好汉……”

居然有人唱开了平剧大花脸——“坐寨盗卖”中的窦尔墩。那粗犷的韵味，腔调的运用，简直像极了当年的名净——郝寿臣。

不用问，此人准是一个戏迷。

随着余音缭绕，一名彪形大汉跨门而入。

嘿！此人的外形，简直像极了窦尔墩。真是人高马大，膀阔腰圆；那张黑脸更是长得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。别看他年纪已经是五十出头，身上的肌肉依旧凸凸累累，活像个电影中的人猿泰山。

他却没有人猿泰山那么漂亮。

“老么，”仇振东将他拉到雷蒙跟前：“我给你们介绍介绍。”

老么就是老么，如果一定要问他的真实姓名，恐怕连他自己早就忘了。

仇夫人夏红，从楼上走了下来。二次大战时，雷蒙曾和夏红在当时的陪都重庆，有过数面之缘。所谓：岁月不饶人。如今雷蒙上校眼中的夏红虽然难比当年，但是风韵依旧，看来不过四十出头而已。

既是旧识，难免又是一阵寒暄。

“老友，”雷蒙上校将目光移到仇振东的脸上：“刚才提到令郎，他今年多大年纪？”

“三十刚出头，是在台湾出生的，你还没有见过。”

“虎父无犬子，既然你肯推荐，那就绝对不会比你差到哪里。”

“这样说，你是接受了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老么，”仇振东转过脸：“仇刚呢？”

“刚侄他……他……”

“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，他到底人在哪里？”

“今天他的应酬很多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不过，我已登记了刚侄今天应酬的目录……”

“应酬还要登记目录呀？”